

太虛法師與國民革命

褚問鵬

太虛法師，是一位近代的高僧，已為衆所周知的事。但他曾於民國二年以後，確曾參加過討袁的革命工作，這件事知道的人大約不太多。太虛曾接受高等教育，中、英文皆有根底，尤善賦詩。他目觀袁世凱的賣國行爲，不覺投袂而起，脫去袈裟，換上便裝，到了上海，和先兄禪眞等，當時的一班熱血青年，幹起革命工作來了。

我家住在浙江嘉興城內，有大牆門和大廳堂屋等許多建築。我那時年方六歲，穿男裝，可以去大廳上。哥哥宴客，我做跑腿和傳話筒，因為姊姊們是不能見男客的。

我家本有男女僕各一，還有丫頭，但男僕老而多病，丫頭不能做事，所以母親手下，祇有一位女僕張媽可以幫忙了。

一天中午，哥哥要請客。母親吩咐張媽，備了一桌好菜，擺在大廳的八仙桌上。我跟在後面，見衆人均已開動，唯獨其中的一位客人，不舉箸也不動調羹。哥哥問他：「爲什麼不吃？」

他回答：「我是吃素的。」

於是我又有了差使，是哥哥命我去稟告母親：「叫張媽再炒兩味素菜送來。」

「一味够了。」那位客人說。結果是張媽送來一碗細粉油豆腐，一盤素鷄。這位客人說聲：

「叨擾」就吃起來了。

我雖小却很調皮，在院子裏假裝踢毽子，其實是在窺探這吃素客人的頭上是否有疤痕，結果他梳的是西裝頭，無從研究。但哥哥却忽然給我一只大蜜橘，叫我去樓上和姊姊們玩說：「不叫你，不要到廳上來。」我雖詫異，但看在大蜜橘的份上，也就欣然同意，一溜煙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問哥哥，他低聲回答：「他是位高僧，名叫太虛。因忿袁世凱的跋扈，所以同情革命，毅然脫去僧衣，改穿便服。他幫了我們許多忙，例如運鎗械時，他就改穿僧服，不過他不結婚，不開葷，所以不算還俗，你可不……」說到此，母親從廚房進來，哥哥就閉口了。

母親笑道：「哼！你們不要瞞我，我早看出他是個和尚了。和尚能够從事革命工作，這就可敬了。」

至於哥哥對母親說什麼，我沒有聽清楚，因為我已跑到樓上去了。

稍後，二次革命失敗，諸人星散。哥哥也去上海暫住，直至袁世凱死後，哥哥方從上海回來，我亟着問他：「太虛呢？」

「又回到他的廟裏當和尚去了。」十多年以後，我在上海做事，聽朋友們說：

「有個和尚名叫太虛的，很得那時的黨國元老戴季陶、于右任一班人的賞識。因太虛所宏揚的是佛教中的『大乘』，他主張辦『僧伽大學』，教他們習梵文，以備翻譯經典。這些和尚稱『學僧』。至少要通兩國語文，聽說已得到有力者的支持。」

我於佛教無所知，也不想去研究。「大乘」也好，「小乘」也好，幾乎聽了就忘，却牢牢記得昔年太虛贈我哥哥詩的後半首：

「蒼天已閉琉璃眼，大地終遭毒霧蒙。」

一片河山殘照裏，好花無奈不禁紅。」

我小時自然看不懂，及稍長，哥哥才給我看的，但我祇記得這幾句，其他都忘了。題目似乎是：「留別禪眞居士」

哥哥那時一直鬧着要出家，所以自號「禪眞」。但他是我家的獨子，我父母如何肯答應？以後就不再聽見他提起「太虛」兩字了。

直到抗戰時期，我在重慶，聽見人們都在談「太虛」這樣，「太虛」那樣，原來此時的「太虛法師」，已成爲知名度極高的高僧了。知他已創辦了一所學校，學僧不少。自己則卓錫在重慶附近的縉雲山上，不少人都有來往。一天有人看見醫生來給他打針，原來他有血壓高之病

這就可以見出他思想的不拘泥了。一般佛徒，小病不醫，大病則歸西；我們幾曾見公私立醫院中有法師們的足跡？

而太虛法師則不然，他的頭腦比較新，也許因此而至引起專研「小乘法」的歐陽鏡無（？）居士等少數人的反感吧？我不懂佛學，不便說誰是誰非，不過一味拉住別人想創新想求進步的腿，也未免有些近於太固執一點了吧？

那時我雖忙，如想去一趟縉雲山拜訪太虛法師讀他的詩，時間總還有的。可是我有点怪脾氣；最喜雪中送炭而不願錦上添花，況且數十年前的事，他也未必記得，即使記得，是否願意別人提起？還是問題，如其他來個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顧左右而言他，豈不令人掃興，所以決定不去了。

勝利後，我隨羅卓英主席夫人等巡飛廣州。對於京、滬的消息，相當隔膜。直到民國卅六年，我因公赴滬，方聽說：「太虛法師圓寂了。『茶毘』後有數百粒小的舍利子，人人稱異云云。」舍利子，我也見過，像小的石粒，楞楞角角，不整齊的。佛家視為至寶。有人則認為是結石、腎結石或膽結石。我非醫生，究不知這些所謂舍利，到底是什麼物體？祇好存疑罷了。

不過以前的大陸上尼姑、和尚，除看經外是不讀書的。自從太虛法師與辦僧學以來，目前佛教界的學風很盛。善導寺的諸位法師，大抵能够動筆寫文章、譯經典等等。還有些佛教團體在辦刊物，藉以宏揚佛法。我知道青草湖還有一所女子佛學院（？）招收女生的。

而那位肉身成佛的慈航法師，帶着他的徒衆從大陸經南洋避共禍來臺灣的，似乎有三十餘人？是否太虛一脈？抑或有所關聯，我不便問，至少他們也能寫作，不是整天閉目唸經的了。

因為十餘年前，我曾借住汐止的靜修院避暑。因此略知慈航法師和其徒衆事迹的一鱗片羽。其時慈航法師早已圓寂，不過尚未成佛。他的影響似乎很大，對於臺灣佛教的振興，是具有相當力量的。靜修院的一位法師，和我處得不錯，常常勸我出家，我也祇是笑笑。

後來我決定受洗歸主後，就不再和佛教中人來往了。我認為宗教也應該有操守，既然相信聖經，就不該再看佛經，否則就是對本教不忠，對他教不忠了，不忠不信，何以爲人？

不過太虛法師的事蹟，是值得記的；他年輕是忿恨袁世凱的竊國，毅然參加二次革命，事敗則依然學佛，終於成爲一代高僧，而且使僧伽們能從學術思想中領悟及宏揚佛法，這在佛教界是一種創舉，影響後世，非常深遠。故略記之如此。

談「戴笠與軍統局」的名著

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：

鐵血精忠傳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關山煙塵記

海隅叢談

四巨冊合訂爲

「浩然集」

二千餘頁，一

百多萬字，豪

華精裝，定價

台幣捌佰元郵

撥一四〇四四

號中外雜誌社